

季羨林·穆時英·拿破崙

季羨林在內地被奉為「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對此，季老曾在《病榻雜記》中力辭這三頂「桂冠」：「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除了尙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尙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更戛戛而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有「鬼才」作家稱號的穆時英

1911年出生的季羨林，今年98歲，先生為人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本期文摘版刊登之《研究學問的三個境界》，雖寫於1959年，但一點不過時。誠如總理溫家寶所言：季老文章「如行雲流水，敘事真實，傳承精神，非常耐讀。」

做學問需要衝勁、苦勁，但更需巧勁。如何才能攀至學問的最高境界？季老的文章是指路明燈。

《穆時英在香港的日子》選自倪倫的散文集《向水屋筆語》。

穆時英（1912—1940），現代小說家，筆名揚揚、匿名者。浙江慈溪人。1929年開始小說創作。翌年在《新文藝》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及《黑旋風》，又有《南北極》經施蟄存推薦到《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壇注視，自此成名。

1932年，穆時英在《現代》雜誌創刊號上發表小說《公墓》，為創刊首篇作品，成為現代派健將，以其年少多產而風格獨特，被人稱為「鬼才」作家。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南北極》，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赴香港。1939年回國，主辦汪精衛偽政府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後被國民黨特工暗殺。

倪倫寫穆時英，從其生活趣事着筆，最後一句是對穆時英一生的總結：「能夠忠於太太，竟不能夠忠於國家民族；這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悲劇！」簡直一語中的。

倪倫（1911—1988），原名李霖，筆名有李林風、林下風等，祖籍廣東惠陽，生於香港，1926年在大公報發表組詩《睡獅集》，乃香港本土文學的拓荒者，《向水屋筆語》原是他在大公報副刊的專欄名字。

《從拿破崙回歸雨果》摘自美國華人作家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

《帶一本書去巴黎》可說是一本以巴黎為主角的「文化苦旅」，是一部少見的城市歷史作品，作者林達以其對建築美學的深厚學養，加上居住巴黎的冷眼觀察，寫出讓中文世界驚訝的行旅見聞。巴黎是一座城市，也是一段精彩的歷史縮影。作者從自己帶着雨果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九三年》奔赴巴黎寫起，延伸出對法蘭西的城堡、廣場、宮殿、教堂、博物館種種變遷與文化觀察。作者以精準的文學典故、歷史細節，豐富了讀者對藝術、文化、歷史、社會，以至對「革命」的理解。

想去巴黎旅遊嗎？建議你帶《帶一本書去巴黎》。

□王鉅科

遊山玩水



玉龍雪山

納西族的保護神「三朵」，就是玉龍雪山的化身。元代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到麗江時，曾封玉龍雪山為「大雪山北嶽安邦景帝」。

至今，麗江每年舉行一次盛大的「三朵節」，拜山朝聖者不絕於途。

走出麗江機場，你看到的雪山，就是玉龍雪山。

玉龍雪山終年積雪，十三峰連綿不斷，宛若一條「玉龍」騰越飛舞，故稱「玉龍」。又因玉龍雪山的岩石主要為石灰岩與玄武岩，黑白分明，故又稱「黑白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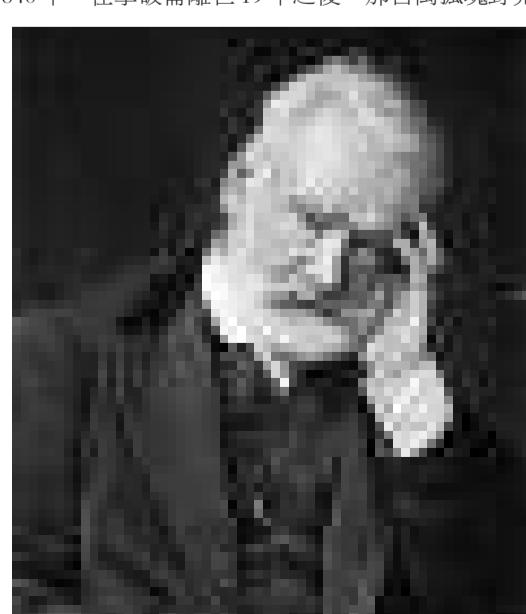
□懷舊堂主 圖、文

時空穿梭

拿破崙死後，有一個時期法國人不願意想到拿破崙。與其說是政治原因，還不如說是征服的狂熱過去後，每家每戶對戰死親人的懷念，變得刺痛而具體。那麼，一個國家的上百萬戰爭受難者，巨大的生命犧牲代價，要多長時間才能夠把這樣的傷痛抹去呢？對於健忘的人類，短則10年，長則20年就可以了。

拿破崙「榮歸故里」

1840年，在拿破崙離世19年之後，那百萬孤魂野鬼



法國文學家雨果

從拿破崙回歸雨果

□林達

依然遊蕩在昔日的戰場，他們也許還是一些老人夢中流着眼淚去伸手觸摸的孩子，可是，對於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法國人，他們已經是被抹去的歷史塵土。而偉人，卻因傳奇而再生。已經到了拿破崙「榮歸故里」的時候了。

迎回拿破崙的法國當政者是路易·菲利普國王。他的當政，是另一場被稱為「七月革命」的武裝奪權的結果，當然，這還不是法國的最後一場革命。雄偉的凱旋門剛剛完工幾年，香榭麗舍大道擠滿了迎接拿破崙的巴黎人。送葬的隊伍聲勢浩大，相對於拿破崙的大軍，他是孤身返鄉。

當他在靈柩中獨自穿過凱旋門，耳邊響起「皇帝萬歲」的呼喊時，不知拿破崙是否想到，這個凱旋門，原本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留給士兵們的一個虛幻榮光的許諾。

凱旋門兩個葬禮

拿破崙的靈柩，走的就是我們今天走過的這條路線，只是兩邊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麗舍當然還遠沒有那麼摩登，大宮、小宮是60年後的1900年建成的，亞歷山大三世大橋，也是在19世紀末才建成的。這座橋是以俄國沙皇命名的，這位沙皇曾經親自趕來，為大橋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爺爺就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敗給拿破崙的亞歷山大一世。時過境遷，俄國和法國已經結盟。大橋的命名，就是為了紀念他所建立的這個俄法聯盟。

拿破崙被安葬在榮軍院的穹頂教堂。今天，這裡是一個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看一眼的地方。這是墓葬設計的經典作品，確實非常值得一看。按說它也是地宮墓葬的形式

，可是，設計師顯然巧妙地打破了傳統的構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與地宮的樓層阻隔。拿破崙墓不再給人以陰冷的感覺，肅穆的沉澱和光榮的上升，都以法國人特有的藝術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達和兼顧。

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45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位作家的葬禮。這位作家就是維克多·雨果。這一天，舉國哀悼。也許，這是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巴黎人為雨果送行

雨果筆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顯然可以從中看到雨果的心靈掙扎。在《九三年》裡，他列舉了舊制度的殘酷和不公正，列舉了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改變，也列舉了同時發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殘忍。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積在一起，似乎使人們無所適從。但是在法國，這是無數人看到的事實，這是無數學者列舉過的事實。這似乎是作為文學家的雨果也沒有能力解決的悖論。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國人面前。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受矚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沒有階級、地位、血緣、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為其送行，經過凱旋門下



油畫《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

（法）雅克·路易·大衛作

的，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轉變。

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國才得救了。

（摘自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三聯書店）

研究學問的三個境界

□季羨林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需經三種境界。一個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於是就苦幹、實幹、巧幹。但是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呢？對於這個問題大可以不必過分考慮。只要努力幹下去，而方法又對頭，幹得火候夠了，成功自然就會到你身邊來。

王國維在他著的《人間詞話》裡說了一段話：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衆裡尋他千百度，回頭蓦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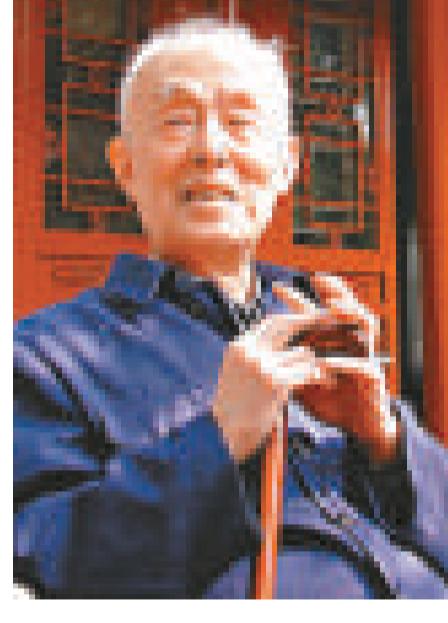
儘管王國維在思想上有天淵之別，他之所謂「大學問」、「大事業」，也跟我們了解的不完全一樣，但是這一段話的基本精神，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刻苦鑽研 堅持不懈

現在我就根據自己一些經驗和體會來解釋一下王國維的這一段話。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季羨林認為，研究學問既要有苦幹，也要巧幹



」意思是：在秋天裡，夜裡吹起了西風，碧綠的樹木都凋謝了。樹葉子一落，一切都顯得特別空闊。一個人登上高樓，看到一條漫長的路，一直引到天邊，不知道究竟有多長。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形象地說明了一個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時的情景。志雖然已經立定，但是前路漫漫，還看不到什麼具體的東西。

說明第二個境界的那幾句詞引自柳永的《鳳樓梧》。王國維只是借用那兩句話來說明：在工作進行中，一定要努力奮鬥，刻苦鑽研，日夜不停，堅持不懈，以致身體瘦削，連衣裳的帶子都顯得鬆了。但是，他（她）並不後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顧自己的憔悴。

在三個境界中，這可以說是關鍵。根據我自己的體會，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後，必須有這樣的精神，才能成功。就拿我們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來說吧，搞自然科學的，既要進行細緻深入的實驗，又要積累資料。搞社會科學的，必須積累極其豐富的資料，並加以細緻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會遇到層出不窮的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堅忍不拔，百折不回，決不容許有任何僥倖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許徘徊猶豫。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的。

青出於藍 而勝於藍

工作是艱苦的，工作的動力是什麼呢？對王國維來說，工作的動力也許只是個人的名山事業。但是，對我們來說，動力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我們今天的工作動力同王國維時代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了。

所謂不顧身體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說法，我們決不能照辦。在王國維時代，這樣說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既要刻苦鑽研，同時又要鍛煉身體。一馬萬馬的關係必須正確處理。

此外，我們既要自己鑽研，同時也要兢業業地向老師學習。打一個不太確切的比喻，老師和學生一教一學，就好像是接力賽跑，一棒傳一棒，跑下去，最後達到目的地。我們之所以要尊師，就是



因為老師在一定意義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們要從他手裡接棒；另一方面，我們一定會比他跑得遠，這就是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立下大志 勇攀高峰

說明第三個境界的詞引自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處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幾百遍幾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頭，那人原來就在燈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國舊小說常見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來說明獲得成功的形態。一個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於是就苦幹、實幹、巧幹。但是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呢？對於這個問題大可以不必過分考慮。只要努力幹下去，而方法又對頭，幹得火候夠了，成功自然就會到你身邊來。

這三個境界，一般地說起來，是與實際情況相符的。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來說，他在科學研究方面所獲得的成績是極其輝煌的。他這一番話，完全出自親自的體會和經驗，因此才這樣具體而生動。

到了今天，社會大大地進步了，我們的學習條件大大地改善了，我們的學習動力也完全不一樣了；我們應該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艱苦奮鬥，攀登上科學的高峰。

寫於 1959年7月

（摘自季羨林《季羨林談讀書治學》，當代中國出版社）

省人；因為我不在，他留下一張字條。我接了字條一看，寫的是「穆時英」三字，還附有地址。我突然困惑起來：穆時英怎麼會來找我；因為我根本未認識他。我好奇地問問門房：找我的人是什麼樣子的？

「是青年人，剃光頭的。」

聽了回答，我感到奇怪，我從刊物上見過穆時英的照片，印象中他是穿洋服的漂亮青年，怎麼會是剃光頭的呢？我簡直不相信。

剃光頭挽回夫妻關係

第二天中午，我按照字條上寫的地址，到威靈頓街一間樓房去回訪。出現在我眼前的穆時英穿着長袖白色襯衫，有一副江南人的文秀面孔，的確剃光了頭，同他的儀表有些不調和，看起來很不順眼。他告訴我，離開上海時是葉靈鳳介紹他到報館找我的，因為他在香港沒有認識的人。這時候同在屋裡的有兩位女性，他把其中正在抽煙的一位向我介紹：這是他的太太，看情形，他到香港終於找到太太，而且住在一起了。感情上的風波顯然是過去了。

事實也是這樣。兩個人再也沒有分開。葉靈鳳在香港仍舊當舞小姐，這是她的職業。這個舞小姐本質上還是好的。也許這是穆時英所以千里追蹤也得找尋她的緣故。但是穆時英也得付出代價。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秘密」：穆時英所以把頭髮剃光，原來是太太的「約法」：要想挽回夫婦關係，除非他剃光頭表示誠意。結果穆時英照做了。

最不幸的是，能夠忠於太太，竟不能夠忠於國家民族；這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悲劇！

（摘自倪倫《向水屋筆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穆時英在香港的日子

□倪倫

名人軼事

穆時英，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壇上是個響亮的名字。他以《南北極》（最先發表於《小說月報》）這本小說引起注意，被認為是有才氣的青年作家。後來他在《現代》（施蟄存主編）發表作品，並且成為該雜誌作者中的主力分子。這時期他的筆調已經改變了《南北極》的那種粗豪作風，而轉為日本橫光利一的所謂「新感覺派」，寫的是都市背景的題材，都是風格獨特、技巧清新的作品。有一本編入《良友文學叢書》之列的長篇小說《中國行進》，似乎因為局變亂，始終沒有寫成。

投身汪政權招殺身禍

穆時英的下場並不光彩，他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投身到汪政權旗下做事而招殺身之禍的。人的思想行為有時很難理解。在偉大的鬥爭年代，正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在大是大非的路線極端分明的情形下，一個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路上去，這問題我始終弄不明白。難怪法國現代作家A·莫洛瓦在談到人性的變化無常時，說過這句話：「即使一個聰明的觀察者，也難預測日常相處的人的最簡單的行為。」

我同穆時英相識，是在「七七」事變前的1936